



高爾基作品集

奸細

夏衍譯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發行

322058

9321

001438

成都师范学院图书馆

基本馆藏



東山先生詩集

細 奸

靜 街 夏

知新·書館·活生
店 書 取



F05654



134. G5 + 32K, P. 360 + 11.5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一九三六年上海生活物版
一九五〇年一月三版(復)第一版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第二版
是光印製館承印
北京造5001—15000冊

· 總 經 銷 處 ·

北京西便門外福壽街二十九號

· 各 分 店 ·

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總馬太厚街 廣州永漢路

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衡陽

香港 大馬路 哈爾濱 重慶

埃夫賽·格林科夫四歲的時候，他的父親就被當山的鎗斃。七歲的時候，他母親正在收穫的當兒，突然的
死在田裏，因為這極死法太奇突了，所以埃夫賽看見了，也不覺得害怕。

鐵匠彼得伯父，撫着他的頭髮說：

「那麼，怎麼辦？」

埃夫賽很胆小地望着他母親的尸骸，低聲的問答：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鐵匠用袖子揩了揩汗，暫時沉默了一回，立刻就將他母親的尸骸推開。

「啊，你是老太爺！」

從此之後，附近的孩子們就將「老太爺」當做他的綽號。這個名稱，和他非常相稱，因為他生得矮小，舉動
也很緩慢，聲音很低，在他粗糙不平的臉上，突出了鼻樑，長的一副樣子，全沒神氣的圓眼，非常慌張地顫動，再

薄的絲線一般的頭髮，毛茸茸地長着，在學校裏，同伴們取笑他，或者用棒棍打他，他的那副貓頭鳥一般的模樣，確是足以使他壯健的孩子們不高興的。

他總是孤獨無伴，獨自地坐在牆角下面，或者靜着眼睛望人，或者閉了眼睛，好像瞎子一樣的搖着他瘦弱的身軀。在他伯父家裏，他也是儘可能的避開旁人，使別人不注意他，這一件事，大約是很費心機的事情。因為每逢中飯和夜飯的時候，他還是非和大家碰見不可。當他坐上桌子的時候，伯父的小兒子，長得胖胖的那個血色很好的孩子，總要想出種種法子來和他取笑，他裝着鬼臉，伸着舌頭，或者從桌子下面去抓他腳他。但是，這種法子，不能常常使大家開心，有時候，反而因為發癢，使他彎着身體，變了臉色，或者甚至於驚惶得跌下了手裏的飯羹。

「爲什麼，老太爺？」伯父彼得問他。

「耶希加抓我！」他一點惡意也沒有地回答。伯父不是在耶希加頸上重重的打個黑線，便是狠狠地扯他一把頭髮。但是，阿爾菲耶伯母，却總要皺起了嘴巴，噁噁咕咕地生氣。

「呸，說謊！」

後來，耶希加生氣來，將他按倒在牆角下面，重重的打了一頓。

埃夫賽知道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，所以做夢也不想抵抗一下。因為假使伯父打了兒子，那麼伯母便會

重重的加了利錢，再在姪兒身上打擾。那種打法，比耶希加打的更加難當。所以每逢耶希加尋事的時候，他總是倒在地上，縮攏了腳，儘可能地將肚子貼在地板上面。或者，全身縮成一塊，兩手捧住了頭，用背脊去承受他從弟的打踢。不過，他愈加忍耐地忍受，耶希加便會格外的覺得生氣。有時，甚至於反而使他哭泣，有時，一面踢着，一面帶怒地喊叫。

「畜生，喊一下吧！」

有一次，埃夫賽拾了一塊蹄鐵，他便將它給了從弟。當然，即使不給給他，他也一定要來尋的。埃夫賽將蹄鐵給他的時候，他放低了聲音，溫和地說：

「方才對不住了！很痛吧！」

「可不是嗎，怪痛的。」埃夫賽回答。耶希加似乎很爲難地搔着頭髮，歪着頭躊躇一下，低聲地說：

「就會好的。」

這句話，使埃夫賽感動起來。他很高興地反復一句：

「唔，就會好吧！」

埃夫賽記得，從前看見過女巡捕人用毒麻揉擦她麻木了的兩腳，所以，他也用毒麻在他傷痕上擦了一下。後來，果然覺得有點效驗。於是，每逢被打的時候，他便去察覺那種大家討厭的聲音。

在學校裏，他的記性很壞，因為恐怕被人欺負，所以不時的提心吊胆。被人打了，他便從學校悄悄的回來。因為他渣打的那種情形，明白地映在別人眼裏，所以碰見了他，別的孩子便會不知不覺的舉起手來。

因為埃夫賽能够用男高音唱歌了，所以先生將他採用做教會裏面的合唱隊員。因此他在家裏的時候可以減少，但是碰到唱歌練習生們的時候，還是受到比耶希加更利害的欺負。古舊的木造教堂，他覺得非常合意。教堂裏面，有許多陰暗的小屋，在那裏，他感到了溫柔的，好像魔術一般的誘惑。在這種屋子裏面，他好像感到了一種母親在日會經身受過的那種非常異樣的事情。

因為長時期的煤煙，聖像完全變了黑色。聖者的那種嚴肅的容貌，使埃夫賽想起了滿臉鬍鬚的彼得伯父。在教堂大門旁邊，掛着一張聖者按住了惡魔毆打着的圖畫。聖者的顏色很黑，身材很高，兩手非常的長。惡魔好像火一般的鮮紅，身體很瘦，好像一隻小小的山羊。最初，埃夫賽努力地想要不看魔鬼，因為那種樣子使他不快。有時，甚至於想要吐他一口口水。但是，過了幾時，漸漸的覺得這個小小的惡魔，有些可憐起來。一個人都沒有的時候，他很想在這個山羊頭上，輕輕的撫弄一下。在他心裏，油然地湧出了憐慈的感情。

他歡喜教堂的一個理由，就是因為不論怎樣的人物，譬如村坊上最難對付的人們，祇要一到教堂裏面，也便會立刻變成了靜肅和謙遜的原故。

埃夫賽害怕很高的聲音。看見了生氣的樣子和麗人的情形，他便很快的逃走。有一天他看見幾個農夫高

聲的爭吵，過了一回，忽然的扭打起來。其中一個舉起棒來，打了其他一個。聽見了怒喊的聲音，人們都跑出來，埃夫賽被人一推，一交跌在水溝裏面。當他爬起來的時候，臉上淌着鮮血的那個巨大的農夫，揮着拳頭，向着他的面前趕來。因為那種樣子過分的可怕，他就人聲的哭了出來。好像，被人推進了墨黑的地窖，後來有人在他臉上潑了冷水，好容易方才甦醒轉來。

此外，他還怕醉鬼。這是因為他母親在日，曾經和他說過惡魔住在醉鬼肚裏的原故。這位「老太爺」心裏，以為惡魔這樣東西，是像刺蝟一般的兇險，青蛙一般的滑膩，生着狐狸一般的綠眼，而且常常潛入人們身體，煽動人家胡鬧的東西！

教會裏面，在他看來還有種種合意的事情。和平，安靜，而且憂鬱。此外，人們對於他的唱歌，也常常稱讚。當他不用樂譜而唱歌的時候，他總是緊緊地閉着眼睛。當他那種好聽的，如泣如訴的聲音，混在別人聲音裏面，一點也分別不出各人的音調的時候，他覺得自己已經完全消失，而陶醉在甜蜜的微睡裏。

他想，這種夢幻狀態，可以使他從地上飛升起來，而漸漸的接近那和平的世界。夢一般的想像，在他心裏來往，於是他便去問他伯父。

「伯伯！人類這樣東西，能够不被別人看見地走到別的地方去嗎？能够不被人家看見，而自己看見別的東西嗎？」

『不被人看見？』鐵匠這樣的問，暫時想了一下，回答道：『那可辦不到啊！』

自從村上的孩子們也將他叫做『老太爺』之後，伯父便將他叫做『沒希娘的』。這位鐵匠，也是一個本很平常的人物，他不鬪酒，也不生氣。在街上走路的時候，他常常除了鴨舌帽子，拿在手裏揮着，嘴裏哼着聲音很高而又似乎憂鬱的山歌，一邊搖頭，一邊流淚。

埃夫賽心裏，以為伯父是個村上最聰明而淳良的男子。因此，不論什麼事情，他都領對他公開。伯父總是含着微笑，但是決不發出笑聲。在鐵匠作裏面的時候，他常常好像全不注意埃夫賽的存在，而獨自的自言自語起來。對於這種事情，埃夫賽覺得非常的歡喜。伯父好像和人討論，又像和人談話。『畜生！』他常常這樣高聲地喊，他決不在和別人生氣。

『吃不飽的狗子！我不做，立刻便會餓死！真沒味！世界上什麼希望也沒有了！』

伯父這樣高聲地獨語的時候，埃夫賽總以為他在和些什麼眼看不見的人物談話。有一次，他問：

『和誰說？伯伯！』

『和誰說？』他頭也不回地回答，過了一會，笑着說：

『我在和我的那種蠢事談話呀！』

埃夫賽不常和伯父談話。鐵匠作裏面，不認識的人們很多，而且，胖得陀螺一般的耶希加，常常的混在裏面，

發出很響的喊聲，用煤灰去掩蓋那些石炭的爆裂。所以每逢耶休加在裏面的時候，埃夫賽總是悄悄的走開。

他作在一處很深的谷間盡頭，每逢春夏或者秋天，埃夫賽總是躲在楊柳樹下消閒。谷谷好像教會一般的安靜，而且是非常的和平。小鳥不斷的唱着，蜜蜂發出了嗡嗡的聲音。他坐在樹下，靜靜的搖着身體，閉了眼睛，好像在想什麼事情。有時候，在樹林裏面走走，藉着耳朵聽那鐵匠作裏的聲音。好容易知道了裏面祇剩伯父一個，他方纔大胆地跑進門去。

「唔，沒爺娘的。」伯父要着他濕潤了眼淚的小眼，對他招呼。
有一次，埃夫賽問他伯父：

「惡魔能不能在晚上混進教會裏去？」

鐵匠想了一下，回答他說：

「不會不能吧，不論什麼地方，他都能去的，這一點事情，在他是不算一回事吧！」
孩子聳着肩膀，好像打探一般的用眼睛望四周看了一下。

「用不着害怕的，惡魔算得什麼呢！」伯父鼓勵他說。
於是，埃夫賽喘了口氣，低聲地說：

「一點也不怕。」

「他不會來欺負你的！」鐵匠用力的說了，用他墨黑的手掌擦了一下眼睛，過了一會，埃夫賽問：

「那麼，上帝怎樣？」

「上帝？」

「爲什麼上帝會讓惡魔走進教會去呢？」

「這是什麼話呢？上帝又不是教會的門房。」

「可是，上帝不是住在教會裏面嗎？」

「上帝？上帝是除出教會之外什麼地方都可以住的，教會是爲善人而建造的。」

「那麼，人們爲什麼要住在教會裏？」

「在那裏，人們大概做着各種的事吧，沒有人，不是什麼都辦不成嗎？」

「那麼，人們是爲着上帝而活着的嗎？」

鐵匠從側面望着他的姪兒，回答他說：

「當然。」

他在圍裙上面揩了揩手，望着爐火，繼續說：

「我不懂這些事情。你去問問先生吧，或許，問問牧師。」

埃夫賽用袖子揩了一揩鼻子，說：

「我，怕這些人呢。」

「那麼，不管這些事，不是很好嗎？」伯父擺着很認真的臉，和他說。「你年紀還小，所以你祇要好好的玩着，弄好你自己的身體。要生活，身體第一件要緊——你要去做工，非將身體弄好不行。像你這樣的身體，或許會死掉的什麼上帝的事情——我是不懂的。」

眼睛望着爐火，伯父暫時的想了一下。過了一下，才又斷斷續續地說：

「一方面說來，——一方面的是什麼都看不見，——什麼都不知道。什麼事情，都要用自己的聰明去想出來的。說起來……」

他四面望了一下，對着牆角邊的孩子，高聲的喊：

「還在這裏鬼混幹嗎？滾出去玩吧！」

埃夫賽偷偷摸摸的走了出去，——於是鐵匠立刻從後面喊：

「火花飛進眼裏，立刻會變瞎眼，——獨眼龍，那是誰都討厭的！」

母親活着的時候，埃夫賽也會常常聽過童話，那是隆冬的晚上，——雪珠打在小屋的壁上，狂風吹進煙囪，

發出了一種嚶泣一般的聲音。她用微弱而催人入睡的聲調，講給他聽。故事常常中斷，有時情節混亂，有時與同樣的事情講了幾遍。在小孩子看來，覺得她的說話雖則不很明白，但是在黑暗裏面，好像有些什麼映在他的面前。和彼得伯父談話的時候，他也想起了母親的事情。鐵匠彼得，在他面前的大爐裏面，也好像可以看見了上帝、惡魔和可怕的人間生活。伯父常常流淚，大約就是這種原故。在埃夫賽心裏，牢牢地記住了伯父所說的事情。在他頭腦裏面，喚起了新的希望。不知不覺之間，他的希望逐漸的強大起來。這種希望和住滿了酒醉鬼、壞女人和頑皮孩子的村莊生活，完全兩樣。在那裏，好像充滿了教會裏面的上帝一般的慈愛和嚴肅。

鐵匠作隔壁，有一個叫做丹妮亞的盲目姑娘。埃夫賽和她，是很好的朋友。他常常和她在村上玩耍，或者和她到山裏遊戲。很不安地帶着眼淚和她談話，在埃夫賽覺得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

這兩個孩子的要好，使村裏人注意起來。

大家都很歡喜。但是有一天，那姑娘的母親，跑到彼得伯父那裏來告訴。

「埃夫賽這東西和丹妮亞說了許多事情，因此，使她完全嚇碎了胆子。現在，那孩子無論如何也不肯獨人住了，晚上總是哭泣，不睡，或者清醒，或者突然的跳起身來。況且，他所說的，完全是些鬼話！他說了什麼惡魔的事情，說了什麼天上完全黑暗，裏面有個小孔，從那裏可以看見火藥的事情——還有什麼惡魔在火裏跳躍，常常欺負人們……這是什麼話呢？對於這種孩子，為什麼要講這些話呢？」

上，問他：

『過來過來！』彼得伯父將娃兒喚來，過了許久，埃夫賽方才從牆角裏面出來，於是伯父將手按在孩子額

『你說了那些話？』

『唔。』

『爲什麼說這些？』

『不知道。』

鐵匠順手的用力一推，注視着他的眼睛，用嚴肅的調子說：

『那麼，天上是黑暗的？』

埃夫賽低聲的呻吟了一下。

『唔，可是，那孩子是不見天空的。』

『誰看不見天？』

『丹妮亞呀。』

『啊啊，對啦。』鐵匠這樣說，暫時想了一下，又問：『那麼，火的事情，從什麼地方想出來的？』

孩子低着頭，說不出來。

「好好的說，我不打你。爲什麼，你胡說八道？」

「可是，因爲那孩子很可憐。」埃夫賽好像耳語一般的說。

鐵匠將埃夫賽輕輕的一推說：

「從此之後不准再和那孩子談話了！……不要你多擔心事，布拉司科維耶太太從此不准他們做朋友了！」

「打他幾下吧！」那姑娘的母親說。「那孩子了是決不妨礙他人的，她獨自一個玩耍——誰都不准去碰她！」

布拉司科維耶回去之後，鐵匠將姪兒帶到天井裏面問他：

「好，你爲什麼要去恐嚇她？好好的說出來！」

伯父的聲音雖則很低，但是非常的嚴肅。埃夫賽覺得害怕，格格不吐地說明了事情的原委。

「我不去恐嚇她的。不過——她常常嘆息着說：『不論看些什麼，都是完全黑暗——那麼，你……看起來怎樣呢？』所以，我們看出來也是很黑暗的。我爲着使她不羨慕我——我是一點也不想去嚇她的。」

他痛苦起來，喘個不住。但是伯父却是靜靜地帶着笑說：

「傻瓜想一下吧，那孩子是三年之前纔瞎了的。她不是天生的瞎子，她是出痘子的時候才瞎了的。她什麼

都能够回想得出呢！你這僕小了！

「我不像，她很相信我的話呢。」埃夫賽不服地說着，揩了一下眼淚。

「算了吧，可是以後不准和她玩耍，懂了嗎？」

「懂得了，以後不和她玩了。」

「你哭，——有什麼用呢？你再想起她，我便要打你！」鐵匠拍着孩子的肩膀，帶笑地附加着說：「兩個都是

蠢子！」

孩子將頭頂住了伯父的肚子，用抖着的聲音問：

「爲什麼，大家都看不起我？」

「誰知道沒爹娘的！」彼得想了一下，這樣的回答。

埃夫賽因爲從小就受了過分的虐待，所以不知不覺地生出了一種疼痛一般的感情。因爲自己與別人不同，所以別人都要和他爲難。——這種漠然的意識，在他心裏漸次的生長起來。

村莊是在小山上面，河的對面，有個池沼。到了熱天的傍晚，從那裏發出一種蒸熱的紫霧，向着村莊，送出一種濕熱的微風，蚊子的羣集，一陣陣的飛渡過來。因爲這種蚊子，可憐的人們都生了氣，在被刺了的地方，往往搔出了血。晚上，隱約地飛着青色的篝火。據說，這是罪人的游魂，看了篝火，人家都很悲傷，有些，咬了牙齒嘆氣，但是，

對於現在活着的同伴，他們却是一點都沒有慈愛。

不過，他們也曾互相協力而獲得了愉快的生活。埃夫賽自己，曾經看見過這樣的事情。

富農威來田尼科夫穀倉，晚上起了火災。埃夫賽跑到屋外，爬在柳樹上面，望着起火的地方。張着可怕的火嘴的那個黑色的胴體，搖曳地生着翼翅，好像要望空中飛翔一樣。抬起了火紅地燃燒着的頭，張開了灼熱了的嘴，好像貪食一般的嚼碎了茅屋，咬嚼住了樹木。那節黑烟一般的胴體，自由自在的在空中盤旋，罩住了一個村莊，鑽進人家屋裏，緊緊地跟隨着從地上燃燒起來的火頭，更加華麗地豎立起來。牠的那張憤激了的嘴巴，愈加貪食般的擴大起來。

在火災前面，人們祇是一些小小的黑點。他們或者澆水，或者拆屋，有的扯下了屋上的稻草，將牠踏在腳下。於是，劇烈的黑烟噴射起來，迷住了人們的眼鼻。大家儘是叫喊。他們的喊聲和火焰的聲音混在一起。黑點般的人們漸次的和那個怪物接近。燃燒的火嘴，被那些黑色的生物圍住，好像用一根繩子縛住了怪物的咽喉。繩子這兒那兒地切斷，但是立刻修好，更加緊切的縛在牠的身上。怪物的胴體膨漲起來，好像蛇一般的屈折，被人們縛住了的頭部，拼命的望着空中掙扎。但是，牠的力量已經完了，衰弱起來，咬着牙齒，倒在附近的倉庫上面。爬進來，身體漸漸縮小，一點點地分散，終歸逐漸的消滅。

「快啦！人們互相激勵。」